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
甲集

瞿兌之著



瞿兌之著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
甲

上海太平書局印行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序

隨筆之書，人皆喜讀，余尤嗜之若性命。既曠觀羣籍，竊慕纂述之業，知古人斐然有作，皆由此襃積而成。如獺祭魚，如蠶吐絲，既得精英，遂棄糟粕，遠如顧亭林，近如俞理初，所就尤偉。又觀俞曲園陳東塾治學之方，亦復如此。舍此固無由矣。然學出雜家，不專一轍，昔賢之作，常苦凌雜瑣屑，讀者如入五都之市，目迷口哆，擷取爲艱。因發憤以爲最有益之學，莫如討人物事蹟之隆逸，溯風俗制度之變遷，而尤以屬於近代之事，易於傳訛者，若能萃爲一編，大則可以考見時代升降文化遞嬗之迹，小亦足以匡謬正俗，裨益見聞。人間何世，歲不我與。爰發篋先寫定爲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所錄大抵以近代爲主。昔在丁丑，嘗爲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與此書雖有近似處，而實不相襲，彼所已有，此即從略。惟昔年又有純廬所聞錄一書，卷帙無多，其中約四分之一采入此編。寫定之後，續有所得，不復追加，當別爲乙集以行。凡隨筆之書，首貴資料豐富，而事物蕃變包舉甚難。歲益月增，固容齋洪氏之例也。近序徐君一士類稿，詳闡掌故考證之艱。余於徐君，無能爲役。然取舍必慎，徵引必實，則祈嚮差同，覽者詳焉。焉逢君敬孟冬兌之自序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

桃源

地僻山深，有自爲部落不與外間接觸者，桃源記非盡寓言也。廣陽雜記有一則云：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繼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其地本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湘綺樓日記亦記湘潭九洞中人不入城市，同治三年有往卜居者，彼中人猶稱道光四十四年，乃不知縣城曾失守。

劉敬叔異苑云，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爲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此即桃源傳說之所由

本數。

河北省滿城涿縣間相傳有所謂老人村者，頗與相類。余曾於民國二十一年間詢諸滿城縣令蔣君善圖，蔣君歸而詳爲調查，於河北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發表會勘三坡紀略一文，實關係民風國政之大文字也。茲參酌其詞，略加申引，錄之於左，以饜好異聞者。

先是民國十八年，有涿縣人郭楨者，具呈北平軍事當局，自言有祖遺明崇禎時所賜三川三坡之地，毗連宛平房山涿縣易縣涞水廣昌六縣，面積四百餘里，即以房山一隅而論，有地三千餘頃，樹數千萬株，明代即招佃分種，當時四至立碑，迨李自成兵敗，其部下佔據川坡，而郭氏尙存明末賜地龍票及明清兩朝糧串，請將全地由國家收回，按照旗產官產變價，林木亦估值招買云云。旋由河北省政府查明郭栢遷涿僅四世，其呈文係僞造，然其年十月，又有人具呈清軍入關圈地賞功，曾將該地一段賜給皇室羅王，約十分之一，其後即將賜地轉賣與王學詩之祖嗣之，乾隆間郭裔有名義山者，因進銅六十萬斤，高宗將川坡之地發還，并頒給御書封典，歷年以來，生齒繁衍，六縣官憲向置不問，民間遂選舉領袖，分爲五段，董理其事，號爲老人，儼如海外桃源，並不繳納課稅。

按以上之敘述，乃知老人村爲確有之事實，特傳說展轉，附會不免齊東之說，然固猶有脈絡可尋也。考明史所記近畿皇莊不一而足，如李敏傳言：

貴戚請陳地及鷹房牧馬場千頃，敏執不可，……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爲地萬二千百餘頃，助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爲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

入清以後，此類皇莊在賦則上謂之更名地，僻遠之區，仍其舊貫，理或有之，至於園地賞功亦非無據，據此案中吳聘卿抄呈乾隆二十六年九月部照云：

爲發給執照事，據吏部主事存福呈稱有康熙五年上賞存福之先戶部尙書穆和倫山川荒地一頃，坐落在直隸涑水縣屬山後佛洞塔山等處，……呈請援乾隆十年上諭……上賞地畝准其由部請發執照，——合亟發給執照以憑管業。

所謂賜地龍票殆即由此附會而出也。

數年以來，常以此事屢勞政府派員調查，及其究竟，則不外托名影射，希圖伐賣林樹，藉以牟利，因是置而不問，蓋屢請而屢駁也。

至本年春間，河北省政府因清理插花地，乃指派宛房涑水涑四縣長親往勘查，所謂三坡者，地雖屬涑，而位於房山之西，涑水之北，宛平之西南，近接長城，僻處山內，其中心曰桑園澗，距涑縣一百八十里，距宛平二百二十里，距涑水二百二十里，距房山至近亦一百四十里。考三坡之名所自始，則涑人謂涑縣所屬，有上坡中坡下坡三村，三村人民以三坡地方荒涼，無人去而開墾，留居其地，遂沿用故

鄉村名。是說也，出自土人，必有其據。然余則竊疑三坡爲山坡之訛，山坡者山民以梯田爲生，故以山坡爲地之總名耳。

據蔣君所述三坡風俗之特異者，一爲婦女行勝及弓鞋之式，袴腿寬六七寸，圍繞甚厚，而以紅帶束之，其鞋則淺幫平底，近尖處其幫尤淺，內不着襯鞋，亦無襯襪，只以布纏裹之，鞋尖有鈎向上，鞋前幫容易脫落，故鞋面須用帶勒束。余按不襪而纏此正古制。鞋尖向上即史記所謂利屣，其在官裝則上銜明珠作鳳翹，古圖畫中所見亦如是，大抵山居之民易存古俗，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一。

又婦人頭髮多係前面蓬起，一如日本婦女裝梳，後梳抓髻，髻約長五六寸，下端爲半圓形，如壺梁，用粗紅繩紮成，間有梳髻於頂，如古時之官裝，亦有於腦後梳二圓髻者，此亦近於古風。

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二。

又其人語音甚濁，不能讀而字，呼兒子爲楔子，余按古音而字屬支韻，應讀如夷，今粵語正然。兒子讀爲楔子，蓋當爲息子。唐以前俗呼兒爲息故也。若余之推斷不誤，則其人獨能保存古語音，必爲金元之際胡風所未漸被之地，此至罕而可珍之史料也。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三。

蔣君又在鎮廠村之九龍廟中發見石香爐，有元朝年號，以爲三坡人民必在元朝以前遷入，此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四矣。

大抵石膏割讓山前山後諸州時，此地適當涿蔚二州之間，距中原最近，意者遺民痛心疾首於板圖之移易，相率入山以逃虐政，如桃源隱者故事乎。自五季以來，此地以北不見兵革，惟李自成之亂，或亦有於此衆族避兵者。（蔣君亦謂傳說中有云李自成舊部之遺留者）然按之以上所述，則其人入山似不止於三百年，終以吾所推測者爲近也。說者或據北宋以前無纏足者，故其人必來自北宋以後，此雖近似，然山居之人亦僅能保持其舊俗至最大限度，固不能全然拒絕時代習俗之流入。非然者，何以亦有辮髮之男子，且有剪髮之男子耶。

蔣君又云，每年三坡內推舉完糧之人赴涿縣城內完納糧銀，被舉者稱爲老人，老人職權極大，除擔任完糧外，所有一切糾紛均聽其制裁，任期三年，期滿公選，前者赴縣納糧，縣府且爲之披紅插花，以示優異。直至十八年春始改爲涿縣第六區，近復取消區長，設公安分局長，以理行政。全境共納糧銀九百餘元，公安經費一千元有奇，凡爲大小村莊均有三云。

又舉其農業生活狀況云，豐年則運銷糧米於房屬之張坊鎮，飢歲則由口外之樊山桃花堡等處輸糧接濟，商業極不發達，僅桑園潤有小舖一座，所賣不過油鹽烟酒米麵茶而已，偶有境外挑販小商賣糖果繩麻布疋等，至近年本地人亦漸有運核桃杏仁藥材往天津出售者，該地房屋建築亦用磚瓦木石，頗爲完整，地雖幽僻，莊舍之形景甚爲雅潔云云。

長生庫

典當本起於僧寺。老學庵筆記云，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極爲鄙惡。予案梁甌彬嘗以東亭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亭還於亭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則宋時僧寺以此牟利爲人所憎之實狀可想。又考夷堅志云，永寧寺羅漢院率衆重行本錢啓質庫儲其息以買度牒，謂之長生庫。鄱陽并諸邑無問禪律悉爲之。院僧行改擇其徒智禱主掌出入，慶元三年四月廿九日將結月簿點檢架物失去一金釵云云，述其制尤確。

五代史慕容彥超傳云，在鎮（兗州）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云云。則五代時其制已遍行矣。

木工厭勝

余於所著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中雜錄木工厭勝傳說，茲又得數事皆較古者。

廣記一百廿八引逸史，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來曰

，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孫宅堂簷從東第七瓦墮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

果報聞見錄云，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魔。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於此處鑿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禳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搖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賃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賃者平安順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尅減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慎哉。

蚺菴瑣語云，秀水鄉民張姓者，號新發張，邑之豪族也。子孫貧落，祖遺大房售與郡宦盛姓，諱萬年，拆卸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鑄富盛萬年字，蓋張氏之祖建房時特鑄是錢鎮壓柱礎，欲其富盛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盛宦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在園雜志云，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恐其魔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間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被髮相角。又皋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

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春徹而緝之，於楹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帷薄始清。予待罪處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末，未免年深，少有欹側。覲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響，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碗口大，予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予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予者爲劉起龍，今六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志，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升者絕少，豈眞營造時果爲木工所魔鎖邪。

閱微草堂筆記，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後，前未爲宅時，繚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牆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囑於主人作是鎖厭也。

崑山孫兆澐花箋錄有云，（不知轉引何書）周櫟園家居，命匠營造室宇，俗以上梁日主自行酒敬匠頭，始祝吉語不爲魔禁術。周慢視不信，且以斲襲不謹，遽加譴責，家人爲言，愈斥其妄。落成後，櫟園坐廳事宴客，聞梁際剝啄聲，鼠矢亂落如雨，汗飯釘間，幾至不能加匕箸，方疑新室何來鼠耗，復聞撲聲墮落巨鼠如蒼狗繞地而走，家人輩擊以杖，倏不見，周惡其不祥，命移坐更酌，旋視鼠矢悉木屑，始悟爲魔術。周至夜秉燭獨坐以伺其異，忽有裸體男子踰階而升，舞手蹈足，視其面貌與己無二。

，周起相逐，男子遽前學其步趨，惟不發聲，乃大呼，男子反身而走，背大書周亮本身字樣。櫟園大怒，即送縣鞠治，匠始猶飾辯，繼用嚴刑，乃云渠等魔術並非因恩怨而行，悉遵先師傳記，參合動土上梁時日並屋主本身年甲，如有干礙，即依法暗造。官搜得其書，題曰魯班子，卷首書漢光祿大夫護左都使者中壘校尉天祿閣學士臣劉向校錄，發端文祠奧衍錯落不成句，後益俚誕，官持示櫟園，末幅有解魔法。櫟園如法令家人持柳帚浸水遍屋上下灑之，口誦曰，水郎水郎，遠去震方，天篷力士，助我剛強，淨祛憂屋，世保吉康，天乙貴神，解魔鎮殃，凡有詛咒，作者身當，急急如焚惑律令。後聞匠首無疾而斃，周家自此無恙。

官場形態詩詞

妙香室叢話載通州仲進士需次粵東，有羊城候補南詞云：（曲水令）省垣需次最無聊，況南荒蠻疆海嶠，十年寒士苦，萬里故鄉遙，抖擻青袍，數頭銜七品縣官小，此恨難消，乍出京來甜似棗，這才知道一身到此繫如匏，三分西債利難饒，零星小賬門前討，心暗焦，常常把靴子虛空跳。（喬牌兒）你因官熱鬧，俺爲官煩惱，投閒置散無依靠，悔當初心太高，雁兒落，到如今長班留的少，公館搬來小。知單怕與名，拜客愁抬轎。（得勝令）三頓怎能蒸，七件開門少，倉剩新朝帽，箱留舊蟒袍，蕭條

，冷清清昏和曉，煎熬，眼巴巴暮又朝。（慶東原）上衙門蜂爭鬧，望委牌似蠟著盤熬，坐客廳還故意商談笑，有的說出洋捕盜（佐雜獲盜以知縣用），有的說雁塔名標（即用），有的說恭逢大挑，有的說學司馬題橋（捐納），有的說因公掛誤，引見重來到。（喬木查）正說時，首台來到了，忙向旁邊靠。又一會六大三陽都已到，無限跟班，笑語喧囂。（攪爭琶）俺已向旁邊靠，奈從者勢偏驕，爭路走雙手交推，站地立更拋人在腦，俺只得背着臉扭着腰，暗裏鑿槽休惱，沒威權敢自驕，是個閒曹。（沈醉東風）停一會手版紛紛俱下了，值堂的肚挺聲高，說現任官入內堂，候補官請回轎。看他形景心如搗，奈一個番錢不在腰，也只得強從容，少安毋躁。（滴滴金）說期望逢期，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一見心慌了，蠟燭難除，點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啊，又愁上台着惱。（折桂令）聽譙樓四鼓初交，黑地倉皇覓套尋袍，急喚茶湯，無人來答，跟班還故意伸腰，寧耐他嚶嚶絮叨，一個說米少難熬，一個說鞋破難跑，纔氣得滿肚鑿槽，又氣得滿腹咆哮。（雁兒落帶得勝令）前回舊憲行，此日新官到，送迎兩處忙，沒個閒錢鈔，花塲路非遙，小艇價偏高，促坐人三五，慌忙趁早潮，搖搖，巴得船相靠，灣腰，何曾站得牢。（落梅風）窮愁積，豪氣消，難說完百般懊惱，客中愁悶何時了，待歸休，盤纏何靠。（沽美酒）挈眷的尙只將柴米焦，那離家的更關心骨肉拋，但聽得故里年荒便魂掉了，還有那雙親邁老，怕做蔡中郎哭溝壑爹娘餓殍。（太平令）却幸的時清晏，外夷撫擾，恤寒酸，

聖主恩高，紆擁擠，上司公道，協和衷，寅僚關照，我曹慢焦且熬，終有日雷封傳報，錦上花間甚誰卑誰高，誰遲誰早，倒不如弔古長歌，滿斟濁醪，嘯一聲萬丈虹蜺，舞一回雙鬢蕭騷，耐着牢騷，忍着粗豪，也只當來訪韓蘇到惠潮。（尾聲）窮通算來難預料，只有天知道，安命無煩惱，守分休輕躁，幾曾見候補官兒聞到老。

又載省城需次吟數首，其晨謁衙云，鷄人叫百官，先夜呼戒旦，晨色影朦朧，挑燈忙盥面；束帶與牽衣，那能容細玩，僮僕促輿夫，出門行似箭，手版逢吏人，細語云謁見，衆人已先齊，後至心急猜，此時得無遲，絮絮詢同伴，坐守心亦忙，預計語問難，默默自思量，幸勿臨時辦，多時復多時，尙不即呼喚，便是王坦之，久待也長嘆，神倦睡將來，腹鳴腸欲斷，正在惘恍間，疾聲來耳畔，忽聽一聲傳，蛇行而鼠竄，先後論憲綱，如牟尼一串，持版前行者，一一認之徧，然後導之入，那敢左右盼，萬福間起居，兩膝屈一半，端拱捧茶杯，齊眉如舉案，此吹彼又呼，汨汨聲相間，有屬不敢揮，人人背浹汗，雖非令狐公，且作一例看，飛豹與青蠅，當面施錐鑽，咀囁飽啖之，無術相禦捍，寇重似兜鍪，幾作羊頭爛，詎許少撫摸，沾滴如斷線，覷他眼別瞬，偷將巾幅荐，雖未即清涼，聊且小方便，喉痒欲欲來，強將津唾嚥，鼻觀殊不仁，酸同用物攢，掩而揉擦之，不許涕暴澣，默禱三尸神，爾其行小善，萬勿調弄頻，適逢彼怒譴，如此重疊苦，心何敢瞑眩，聚精而會神，問答焉敢慢，一有不合

宜，頓看顏色變，和風忽迅雷，霹靂疾如電，那知及別人，溫顏蒙注眷，何彼獨嘻嘻，而我逢灌漑，告退出官衙，紛紛鳥獸散，得意人欣然，失意心猶戰，同是一僚屬，如何判冰炭，用巧與用拙，原難同一貫，我服潘安仁，早爲立本傳。尙有伺接差及朔望賀兩首，同一窮形盡相。

又載裴慎甫游宦述懷云，（北醉太平）書卷纔拋，官運初交，文憑執照仰銓曹，限程期賸繳，想當初只望龍門躍，到如今風塵下吏偏潦倒，吃緊的個中經緯費推敲，試聽俺細道。（北黃鍾醉花陰）但只見蟒袍補服般般俏，簇新鮮瓔珞玻璃簪，分攬著傘扇旗纛紅黑帽，又聽得平上去入四聲號（俗語紅黑帽唱道四聲平上去入），休誇他意真豪，也須知清慎勤要占何條，更有那守猷爲當書上考。（南畫眉序）書札紛紛到，幕友長隨荐不了，要逢迎當道，怕得罪同僚，有那大來頭任意撈刀，那帶肚的作怪蹊蹺，門印倉道歹嫌好，分股子爭多競少。（北喜遷鶯）百里的公文來調，插翼的內札相招，端只爲案情中供看多潦草，沒奈何打疊行裝上省跑，茶號房壕，小三行找（各衙門執事人夫爲小三行），只這裏到時吵得個昏頭搭腦，稟見時嚇得個魄散魂消。（南歸早歡）接傳單過境流差到，夫馬轎那件能饒，只指望辦過去貪圖討好，怎知道臧獲輩偏會發標，可憐力又耗氣又淘，腿酸舌敝復唇焦，拚得個嚴參與降調，幸喜霹靂雷遭雨點小，不過是賠錢煩惱。（南絕世催）公私擾擾，打抽豐乾和濕不能少，寫知單多和寡須送早，稍遲延差役家丁到署吵，正項銀錢難繳，陋規銀錢難要，并不是甘做那賴訛

餉。(北水仙子)舖店鬧，帳主嘈，馬號中又婆娑夫料草，真叫俺無計和調，管賬的日日絮叨，管廚的時時哼叫，他說是銅錢銀子沒分毫，又說是油鹽柴米無着落，(尾聲)思量事事真堪笑，是誰人叫你做這個無聊，譜一曲打油腔，好把真情細細描。

履園叢話云：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歸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按當時以駱駝喻翰林，謂其高視闊步也，老虎班者榜下即用知縣也。)，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瓊渠，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歸田瑣記云，西安令某極言衡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吊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

又云，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謹而且官箴矣。

又云，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鵬立（站司道班），五曰鶴警，六曰鬼趨，七曰魚貫，八曰驚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茶），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各喊與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

吳風

黃省曾著吳風錄，於江南風俗形容甚備，雖譏貶不無過甚，亦志地采風者所不可忽也。全錄於左。

自吳王闔閭造九曲路以游姑胥之臺，臺上立春風宮爲長夜之飲，作天池，泛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白居易治吳則與容滿蟬態輩十妓遊宿湖島。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遊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它所則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